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法制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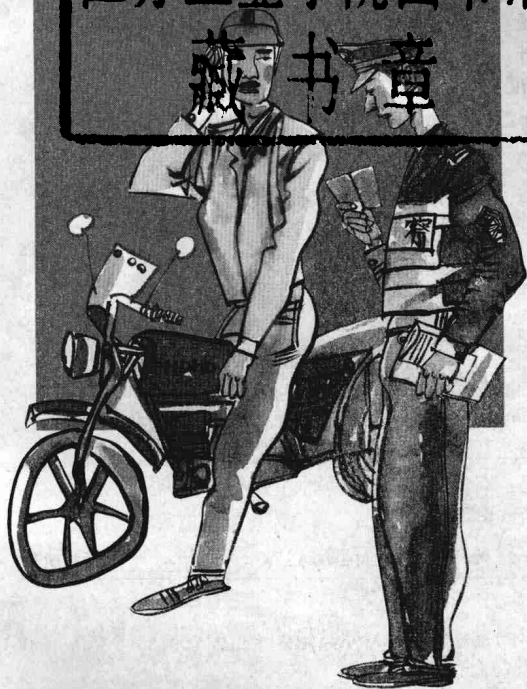
故事会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法制故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制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11(初版)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047-8
I.法...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9140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法制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047-8/G·038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00185)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均可办理邮购,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法眼直击

换命	2
丈夫身上的印痕	12
烧出来的祸	19
只要装得像	28
你过不去这座山	32
那个地方能养老	38

法律人生

让良心说话	44
铤而走险	49
谁被暗算	55
老家来电话	60
我是想害你	68
破碎的留学梦	72
女儿最后的嘱托	76

法界传闻

石破天惊的邮包	82
捡了一把枪	85
好一个吻	89
一根银手链	91
墙头上的标语	95
老哥儿们	98
告状奇遇	103

法苑情深

无法寄出的月饼	11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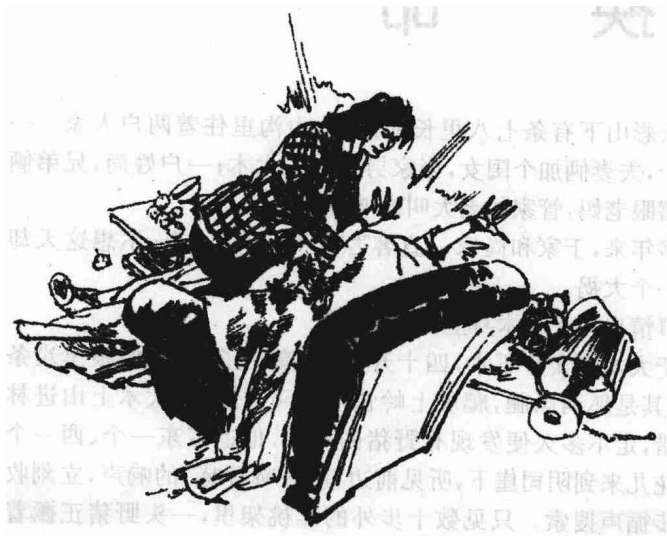
小站来了个乞丐	114
逃犯	118
报答妈妈	125

法治天下

王婆卖瓜	132
为了丈夫的嘱托	138
投资吸引力	144
罚你宣个誓	149

法眼直击

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更为强烈。





换 命

云彩山下有条七八里长的山沟，山沟里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于，夫妻俩加个闺女，当家男人叫于大木；一户姓尚，兄弟俩加个瞎眼老妈，管家的老大叫尚坤子。

多年来，于家和尚家一直客客气气，相安无事，不想这天却出了一个大祸。

事情出在于大木身上。

于大木其实并不木，四十开外，瘦高个子，长得像根黑炭条儿，尤其是那两条腿，爬坡上岭快疾如飞。这天，大木上山进林子狩猎，走不多久便发现有野猪的踪迹，他追着东一个、西一个的蹄花儿来到阴司崖下，听见前边有“呼哧呼哧”的响声，立刻收住脚步循声搜索。只见数十步外的洋桃架里，一头野猪正撅着

腩，头扎在藤萝里，一定是在找落地的洋桃吃呢。大木惊喜万分，迅速端起枪瞄个准，只听“叭”的一声，那野猪立刻应声倒地。大木不放心，又补了一枪，看看真没了动静，便三步两步冲上去。可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打中的不是野猪，却是尚家的老二尚哑巴。

大木吓得腿都软了，一边拼命叫哑巴，一边把他抱起在怀里。可是哑巴只“咕噜咕噜”吐了两口鲜血，便头一歪没了气。大木一看，哑巴手里还捏着几个落地的洋桃，一身灰不溜秋的衣裳，正像一张野猪皮。

大木吓坏了，今个失手，闯下了人命大祸，可怎么办呀？大木思来想去，决定先把哑巴背回家再说。

按山里规矩，人死在外面是不能进家门的，所以大木便把哑巴尸体放在尚家屋檐下，用一块塑料布盖住，然后再进去报讯。

尚坤子和他娘闻听噩耗顿时就惊呆了，待得醒悟过来，简直哭得天昏地暗，大木自然陪着一块掉泪。哭累了，大木轻声问：“坤子，你说说，这事可咋办呀！”

尚坤子说：“人命关天，还用说吗？”

大木心里觉得委屈，说：“我和哑巴兄弟素来没怨没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尚坤子可不这么想。自己也算5尺高一条男子汉了，弟弟是个哑巴，自己可不是哑巴，弟弟被人当野猪打死了，难道自己却去装哑巴？咋对得起一奶吊大的亲兄弟？尚坤子对大木亮了牌：“俗话说：雪地埋不住死尸。这人命关天的大事，谁也别想包得住！你自己看着办吧！”

大木想想也对，自己犯下人命案，只有拿命偿命了。他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向自己家里走去。

大木前脚走，尚坤子后脚就动身去柿子坪派出所报案。谁想尚坤子走出没多久，天就开始下起雨来，待他翻过轱辘岭，雨

竟越下越大，尚坤子只得钻进路边的神仙洞避雨。巧了，沟外村里的药贩子梁发子，也淋了一身雨，此刻正在洞里烧了一堆火，在烤衣服。梁发子常年在山沟里窜来窜去，收购中草药，所以尚坤子与他很熟。

梁发子问尚坤子：“这么大的雨，要到哪里去？”尚坤子眼泪汪汪地把事情说了。梁发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知道了事情的根根由由之后，听说尚坤子要去报案，两只绿豆眼眯起足有半分钟，然后连连摇头：“坤子呀，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千万别着急，你再想想。”

尚坤子脖子一拧：“这事还有啥弯儿？不依靠政府，咱咋去把大木敲了，给哑巴偿命？”

梁发子歪着头问：“你想叫公家把大木抓去崩了？咱把话说回来，就算把大木横倒了，你哑巴兄弟就能活过来？”梁发子不住地晃着脑袋，“坤子呀，依我看呀，把大木崩了，不如不崩；把大木告了，不如不告。”

梁发子说的什么屁话！尚坤子火儿冒了：当哥哥的不能为弟弟报仇，还算个人吗？尚坤子狠狠瞪了他一眼，身子一倔，扭头就走。梁发子追到洞口大声喊：“乡里书记你认识？”

尚坤子摇摇头：“不认识。”

“乡长你俩是亲戚？”

“哪能呢！”

“那你和派出所哪个头头脑脑有关系？”

“你损我还是咋的？”

梁发子冷冷一笑：“一道门槛也摸不着，还想告状哩，你去告吧，告吧！”梁发子别转身，回进洞里抽起了闷烟。

尚坤子被镇住了，想想自己一个乡巴佬，还真不懂告状的路数呢，犹豫了一会，只好折回神仙洞，向梁发子求教。

梁发子推心置腹地说：“坤子呀，大木与你们家无冤无仇，他

只不过是一时眼花，把哑巴当野猪打了，这事，你告到天边也稀溜松，赔副棺材顶天了。可退一步想，如果你们不告他，不要他的命，大木家自然对你们感恩不尽，然后，你们再喊多么高的价，总没有他那条命值钱吧，什么条件他保准都会答应你。”

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尚坤子的心终于被说活了。于是，梁发子自告奋勇承揽下当说客的任务，立马就往大木家赶。

谁知梁发子紧赶慢赶赶到大木家，大木已经投案自首去了，大木女人正哭得昏天黑地。大木女人听梁发子说这事尚坤子愿意私了，好像黑沉沉的天空“嘭”的炸了条缝儿，拔腿便去追赶大木。只要大木一腿踏进派出所的门，说什么都晚了呵！

云彩山到柿子坪派出所有三十多里路，中间要翻三座山，趟五条河，大木是晌午饭以后扛着个被卷走的，凭他利索的脚步，天黑就能赶到柿子坪了。大木女人心里那个急呀，脚下像生了风似的，拼命往前赶。手中的雨伞被风拽翻个个儿，她索性把伞甩了；脚下的鞋子被泥巴吸住，她干脆把鞋扔了。此时此刻，大木女人已经顾不上风刮雨淋，感觉不到石棱子的刀割锥刺了，为了走小道，抄近路，她翻石坡呀，穿一线天，爬阎王砭，趟黑水河，待赶到柿子坪时，已经是人家闭门闭户看《焦点访谈》的时候了。

大木女人记得大木走的时候自己再三嘱咐，叫他到了柿子坪先进餐馆饱吃一顿，以后坐了监，只能等时辰了，想吃什么也晚了。所以，她赶到柿子坪以后，便挨个儿到餐馆去寻大木，但是东西两条街，十几家饭馆都找遍了，也没见个影儿。大木女人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屁股坐在路边，泪水“哗哗”流了下来：“晚了，晚了！唉，当初怎么就没想到私了呢？”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天漆黑一片，只有街边昏黄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大木女人突然一个激灵：大木走时脚上还穿着葛麻拍子，这种鞋只有山里人爬坡上岭防滑穿，镇上人有的恐怕连见也未必见过，大木如果进了派出所，那门口地上一定会留下那粗粗

的葛麻鞋印儿。想到这里，她“忽”地一跃而起，从一家门洞里讨到了一盒火柴，随后跑了两条街来到派出所门口，装着寻找失物，趴在地上，划一根火柴又一根火柴，寻找葛麻拍脚印儿。

一盒火柴划完了，大木女人看清了大门外出出进进几十双鞋印儿，皮鞋、胶鞋、高跟鞋、塑料鞋，就是没有一只葛麻拍印儿。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大木女人只觉得自己身子骨都活络了，暗自庆幸：他还没进去呵！

可是这个时候，大木会在哪儿呆着呢？他带着被卷，会不会先在那个避风挡寒的地方躲着呢？大木女人四下里一看，发现街口打麦场上堆着几十个草垛，便一路寻过去，“大木——大木——”她轻轻地叫唤着，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想快快找到大木，悄悄回家，才能把事儿包在山肚子里，不露气儿。可是，大木一点回应都没有。

这时候，一辆汽车从街口驶出，借着车灯，大木女人看见不远处一块菜地中间有一个窝棚，大约是给看菜人住的。大木女人走近去，还没开口，只听里面一声问：“谁？”是大木的声音！夫妻俩此时此刻相见，抱头痛哭。

哭罢，女人把梁发子的话对大木说了，谁知大木听了却闷闷不语。大木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你想，法律是根钢条子，梁发子就是再有本事，难道能把它挽成圈儿？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政府会知道，现在不去自首，只怕到时候罪上加罪呀！

女人见大木不说话，重重敲着大木的脊背，说：“你好狠心呀，自己一了百了，撇下俺娘们两个靠谁去呀！”女人一边说一边哭，越说越凄凉，越哭越伤心。男人就怕女人哭，大木原本头脑蛮冷静，可是被女人眼泪水一泡，心就软了，返回了云彩山。

梁发子还在大木家等着，见大木两口子进门，眼睛都亮了。大木听他“呱呱呱”摆了一谱经，犹疑着问：“人命关天，你真能把

这事儿摆平？”

梁发子嘴一撇，说：“你是犯了王法，可监狱里缺你一个于大木就关门了？你这事儿出在深山老沟，外人不知不晓，只要尚坤子舌头一打弯，说哑巴掉崖摔死了，毒蛇咬死了，犍牛抵死了……人一埋进土里，谁还会来替哑巴喊冤叫屈？只要拿票子把尚坤子的嘴巴塞住，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木还没表态，女人在一边早就沉不住气了，拿出一千元钱硬塞给梁发子，叫他打点着先给尚坤子润润嘴探探深浅，看这事儿到底怎么个了法。

第二天，梁发子就转回来了，递给大木一张纸条，说是尚坤子写的保证书。大木展开一看，上面字迹歪歪扭扭的，不好认。梁发子说他给念念，于是拿过去就念了起来。

保证书上这样写道：

于大哥：

哑巴弟弟已经死了，不管怎么死，也都是个死，只当跌下阎王砧摔死了，埋了算了。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好邻居。

尚坤子 亲笔

梁发子念完，颇有些得意地看了大木一眼，夫妻俩好似吃了一颗定心丸，忙问梁发子要多少钱。梁发子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家没咬牙印，那就全看你们心意了。”于大木只怕再发权儿，就把自家两头大犍牛赶上，又带了三千元现金，去见尚坤子。尚家倒也爽快，二话不说，接了钱，拴了牛，就把哑巴装进他妈原先给自己备下的楸木棺材，架起在当院，只等第二天入土。大木两口子抚着棺材痛哭一阵，也就回了家。这天晚上，他们深深感到破财消灾后的安乐，沾床就睡着了。

五更，夫妻俩被门外牛铃叮当声惊醒，同时有人“咚咚咚”地

敲门。大木一骨碌跳下床，开了门，只见送出去的两头大犍牛又回来了，梁发子坐在门外捶布石上抽烟。大木心里猛一抽紧，知道事儿变卦了，忙把梁发子让进屋。

梁发子一言不发，从一边兜里掏出一千元，又从另一边兜里掏出三千元，放在桌子上，叫大木点点。大木哪有点钱的心思，急着问怎么回事，梁发子摆摆手：“别问了，别问了！”抬脚就走。

明明昨天尚坤子一口唾沫砸地上，怎么过一夜又舔起来了？难道非要大木抵命不成？大木气得一扭头，又倒在床上睡了。女人拽他不动，只好自己哭着叫着一直追到石坡呀，才把梁发子追上。女人说：“梁大哥，你可不能把大木甩在半路，见死不救呀！”

梁发子瞪了她一眼，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你们昨几个去尚家送东西，尚坤子他妈正巧在后山忙活。尚坤子原打算不声不响地把兄弟埋了算了，哪知晚上要给棺材封口时，他瞎眼妈不答应了，她要拿哑巴一条命，给尚坤子换一个儿媳妇。”梁发子边说边摇头：“尚坤子三十多了，你家小花才十五，这事儿我实在张不开口。唉——我只好把牛呀钱呀再退给你。我要甩手啦！”

大木女人顿时就听呆了，愣怔了半天，心想：尚家要拿死人换活人，这不明明是把自家闺女往绝路上逼吗！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奔回家把事儿给大木一说，大木“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拿闺女给我换命，我不干！我现在就去自首。”说罢，头也不回，出门就走。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闺女小花从河沟淘菜回来，见娘扶着门帮号啕大哭，又见两头犍牛拉回来了，就猜到准是尚家的事情变了卦，问妈，妈哭得说不出话，后来才断断续续把尚家要她做儿媳妇的事说了出来。小花一听，拔腿就去追大木，边追连喊：“爹——你等等，爹——”

此刻大木已经一步一步爬上了轱辘岭，他走得很慢，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就将同云彩山永别了，不由回头再留恋地看一眼自

家的那座瓦房，那片竹林，那粗壮的白果树……泪水悄悄涌上了他的眼眶。突然，从远处传来小花撕心裂肺的喊声，紧紧揪住了他的心，小花爬上岭尖，哭着扑进大木怀里，浑身哆嗦着，喘不过气儿来。

大木轻轻抚着闺女的头，嘱咐说：“花呀，别上学了，你帮着娘把牛喂好，咱家有几十穴天麻，几十棵杜仲，年年都有收成，你们娘俩日子不会断顿的。熬上十年八年，你长大了，你娘也就熬出来了。爹给尚哑巴抵命，爹不害怕。你回去吧！”

小花哭着跪在地上，抱着大木的腿说：“爹，我给你换命，我情愿。”

大木摇摇头：“不行，花呀，你才十五呀！为给爹换条活命，去嫁给三十多岁的男人，爹这样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你让爹去吧！”

小花把爹的腿杆抱得更紧：“爹呀，我不叫你走，你走了，我就成了没爹的可怜人儿啦！”

父女俩在轱辘岭上抱头痛哭，这时候，大木女人和梁发子也追了上来。

梁发子对大木说：“小花她妈让我来劝劝你们父女俩，咱们在这荒山野岭上说话，不怕野猪獾子偷听，也不怕树木林郎传话，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们小花今几个读几年级？”

大木说：“初中。”

梁发子点点头：“这就是了。小花再过五年才够结婚年龄，五年呀，这就跟贷款一样，五年以后才叫你偿还，你不敢去贷，就发不了财。”

“这——”大木一听，梁发子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呀，再过五年，小花高中毕业了，到那时，下广州，去深圳，尚坤子还能把她拴住？夫妻俩一嘀咕，决定让梁发子去尚家回话，同意现在定下婚约文书，随后，一家三口就回了家。

夫妻俩刚喘下一口气，谁知梁发子已经转了回来，说是尚家要扳倒树干抓老鸱，先结婚后埋人。

大木一听就跺脚：“妈的，这不是憋死人了吗？我去认了算了，可不能屈死花呀！”

“哎呀，你这个死脑筋疙瘩！”梁发子一把拉住大木，“你先应了尚家，到时候政府的干部看小花年龄不够不会同意，尚坤子就没辙了，他能把婚姻法改了？”

“那有什么用？”大木说，“他婚结不成，这事儿还是没法了！”

“那可不一样！”梁发子若有所思，“小花跟他去登记，尽管年龄不到，但说明你们有诚意。退一步讲，就是他硬要结婚，小花到时候还可以跑，上广州、深圳去打工，现在十五六岁出去打工的有的是哩！这样做，至少可以让尚家先埋人。人一入了土，你们还怕什么！”

梁发子掏心掏肺一席话，终于说动了大木一家，于是15岁的小花便跟着梁发子去尚家，约尚坤子去乡政府登记。

三个人自然一路无话。走进乡政府结婚登记室，只见两个干部正蹲在地上下象棋，“车马炮”正打得厉害呢，兴头上哪里顾得上细细查问，收钱盖章就是了。事情竟然办得如此顺利，尚坤子乐得喜笑颜开，不过这回他多了个心眼，他怕好事多磨，硬拽着小花一起回家，当场就想把婚事办了。小花没防着尚坤子来这么一手，一路上又急又怕。梁发子朝她眨眨眼，乘尚坤子不注意的时候，附着她耳朵轻轻嘱咐了几句，然后便对尚坤子说，要去给大木夫妻俩回个话，半道上走了。

且说尚坤子到了家，把小花关进房里，随后就把哑巴兄弟抬到野猪峡埋了，毕竟要办喜事了么，家里放个死人总是忌讳的事。转回来，他的瞎眼妈让他把门板上原先贴的火纸“噌噌”一撕，换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大红“喜”字，又在门脑上挂了一扎大红花。本来，长年在深沟里住着，就和山下人没什么大往来，加上

如今这么些个事儿，所以尚家也不准备叫什么客人，先把事情办了再说。

三十多岁的汉子第一次要同女人睡觉，尚坤子早已激动得浑身燥热。他痛痛快快洗了个澡，随后赤裸着身子推开房门。咦？没人！再看床上，被窝冰凉。不对！尚坤子赶紧奔出屋，门前院后地找，不见小花半个影。

“小花跑了，跑了！”尚坤子捶胸顿足，瞎眼妈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喊天哭地地嚷着：“我可怜的哑巴儿呀，你算是白死了！”

尚坤子埋怨老妈不该听信梁发子的话，本来可以好好拿一笔钱的，现在落得个人财两空。瞎眼妈说：“我一个瞎子又看不见他是啥样人，只听他一次次来给我出主意，说话挺入耳。可你怎么也看不出来呢？”

其实，小花是按梁发子半路上对她的嘱咐，伺机跳窗逃跑的。梁发子关照她逃出尚家后就沿着石坡岬走，他会在那儿接应她，送她出山打工，逃离虎口。可是，小花刚爬上石坡岬，突然有个大汉从岩石背后蹿出来，将她一把拖上一辆嘉陵摩托，飞向山外。这个大汉实际上是梁发子给叫来的！原来，梁发子竟是披着人皮的狼！15岁的小花一点也没提防，就被梁发子卖掉了。

后来，柿子坪派出所得到消息全体出动，不出三天就把小花给追了回来，梁发子最终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可是，深山沟里的这两户人家，于大木和尚坤子，从此成了仇人。

（封光钊）

（题图：杨宏富）